晉綏日報

創刊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第一五〇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重要啟事

一、各縣新華書店、分銷處，自七月份起將報紙交給郵局發行，六月以前之訂閱手續，經本社來函各書店分銷處自行清理，請讀者注意。

二、請邊區一般各機關、個人訂戶以及各縣，將後半年所需報紙總份數和訂報款，須在本月十日前寄來，以便登記，逾期則按自覺停發。

三、各縣書店、分銷處將前半年所欠報費，務收回之後報款寄來，否則應由各該縣領導機關和幹部負責補繳。

四、請各縣讀者訂報按實有日刷數計算，原登「每月二千元」有誤，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五、自四月以來，關於有關定報發行工作通知之文件，請交該縣郵局參照辦理，（不另通知）。

晉綏日報發行科
郵政管理局

陝北觀察家

斥蔣賊的所謂「通緝令」

任何一個解放區政府和任何一個中國人，有更大理由緝拿蔣介石，並審判其罪行。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國民黨中央社六月廿九日南京電稱，南京蔣介石政府已對中國人民領袖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實行所謂「下令通緝」。蔣介石採取此項步驟，正是在全國人民一致起來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時候。僅僅一個月以前，蔣介石的參政會還電請中共代表去南京恢復和談，蔣介石曾宣稱「國家絕對需要和平」云云，當時[illegible]輿論界，即已論斷這種宣傳完全是欺詐。蔣介石的所謂「通緝令」，在人民解放軍勝利反攻的浪潮中，將[illegible]。此間觀察家認為蔣介石[illegible]

[illegible]

判其罪行。中國人民從西安事變以後，[illegible]……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並將他們孤立起來，但其結果，卻是完全[illegible]致命地打擊了蔣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殘存的一點威信，並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來，蔣介石的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五寨東秀莊土地複查中

發動群眾審查改訂成份

清查出大批地主，群眾覺悟提高

（二分區訊）五寨東秀莊行政村在土地複查中，發動群眾審查和改訂階級成份，清查出大批的地主，由過去地主一戶改訂成十九戶，富農二戶改訂成十戶，中農七十五戶改訂成卅六戶，貧農三十五戶改訂成四十四戶，其他一戶改成五戶。過去錯劃成份的原因很多，檢討研究，有的如楊可莊在徵公糧時即劃錯了成份，以後就以出公糧的多寡，來訂標準，於是[illegible]破產地主都不算是地主了；一般的按土地數量來定成份，許多以各種方式轉移了土地的地主，也就不算地主了；還有[illegible]幹部從個人恩怨出發，為表現其「積極」[illegible]身戶多，就大部劃成中農；但更多的是地主富農搞鬼，如大地主李洪濤，當了村書記後，（現已被清除）在去年徵公糧時，把全村的成份都訂成中農。由於階級觀念模糊，界限不明，地主富農就大鑽空子，首先他們篡奪了政權，僅以東秀莊本村為例，十九家地主就有十個當了新政權的幹部（行政村以上的幹部十人），憑藉村政權後，又利用權勢來欺騙群眾，逃避負擔，竊取群眾鬥爭果實。東秀莊新政權成立以來，[illegible]以上，公糧則大部轉嫁到貧民身上，鬥爭果實和貧雇農應得的都被地主竊取了不少。此次發動群眾審查和重訂成份，結果使隱藏的地主富農就在群眾面前原形畢露。群眾說：「原來羊羔裏混著狼來了，咱們得留意哩。」在審查與改訂成份中，最顯著的進行了階級教育，如研究[illegible]年向農民收租就有一百二十大石細糧，近五十年內，給他家受苦並因勞累而死的就有十四人以上。[illegible]算了一千六百多元白洋，他才恍然大悟：「我們才知道我為什麼窮得……」[illegible]

在訂成份中 須注意三個問題

但在訂成份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一、關於翻身戶問題，土地改革後，貧僱農們分下土地，生活不足，[illegible]，但群眾卻容易把他們訂成中農，因此必須向群眾說明，有了土地只是開始翻身。二、必須依靠貧僱農，[illegible]

朔縣張蓉誌

地主陶文銀以死破壞土改 群眾勃發更大憤怒

繼續對陶逆家庭進行澈底清算

（本報訊）[illegible]地主陶文銀，作惡多端，被群眾扣捕拘押後，[illegible]，破壞土改，於六月十一日，吊頸而死。陶逆的死，激起了群眾更大的仇恨和憤怒，紛紛說：「死得太便宜了！」[illegible]「死了也要把他……」[illegible]群眾像怒潮一樣湧上街頭，把陶逆的屍首拖向野外，[illegible]，群眾繼續向他家進行清算，一致喊出：「老和尚剃眉毛——一掃而光！」按陶逆兄弟三人，原係破產地主，自陶文銀投敵當了[illegible]，十八村大村長，四年多時間，[illegible]。茲錄其罪惡大者於後：一、仗日寇勢力，圖財害命。四一年，日寇某次[illegible]八百元。[illegible]

[illegible]

河曲民兵 加緊河防保衛夏收

上寨村敵偷渡被我打回去

[illegible]

陽曲洪趙地方武裝 收復一據點殲敵一排

（新華社呂梁[illegible]）[illegible]

簡訊

[illegible]

河曲五區想出辦法 解決貧苦群眾牛草困難

（河曲訊）五區在初步總結鬥爭工作中，發現各村牛草極端困難，使貧苦喂牛戶在春耕結束後，有困死耕牛的危險。今春亢旱，青黃草俱缺，現乾草每市斤賣到三百元左右，每牛每天喂草十斤，就需三千元。今春鬥爭中分得耕牛的和以貸款買牛的貧苦群眾，因為翻的地少，儲存乾草也少，又買不起草喂，無法把耕牛繼續喂下去。現在各村已開始設法解決牛草的困難，如舊縣行政村已將全區過去集存的黃草二千斤，借給貧苦群眾。六家峁等村向富農借草；還有好多村子群眾以砍榆柳梢來喂牛。對今後繁殖耕牛的問題，區上根據過去的經驗，研究出下列辦法：一、耕地完畢後，利用親戚關係，將牛寄放到七區或岢嵐山上放青；二、組織老漢娃娃放牛，特別是靠近東山地區，尤應提倡。三、組織砍樹梢喂牛。三、動員群眾擴張荒地種苜蓿，既能解決牛草，人也能吃，群眾是會接受的。（任益德）

河曲二區 幫遭雹災貧苦群眾 解決種籽進行改種

（河曲訊）六月十四日，冰雹襲擊二區梯林塔等二十一個自然村，約半小時以上，災區南北長達四十里，東西寬十里，莊稼遭到嚴重的摧殘，估計收獲量將降低十分之六。災後，各村幹部立即召開會議，商討救災搶種問題，決定對各村的區村幹部組織起來，分頭趕赴受災村莊，幫助貧苦群眾解決困難，組織改種。解決種籽問題最嚴重的是種子。宗溝、黃樹坪二村，統有二十二戶貧苦農民需要改種的地有一百一十二垧，但沒有一點籽種。該村當即召開群眾會議，向八戶富裕中農借出一大石麥子（秋後歸還）。（最近根據十個自然村的材料（其餘十一村材料暫缺），由地主富農調劑和義倉及公盟中共解決二石八斗三升種籽，幫助也大部由變工解決，使一百二十八戶貧苦農民改種了三百六十五垧地。（許颯、廖靜）

岢嵐新華商店深入偏僻村 送必需品到貧苦群眾門上 又給他們換回小日月種籽

（岢嵐訊）本縣一、三、四區有些偏僻村莊，離城太遠，農忙之時，不能上城買貨，影響貧苦婦女紡織，同時日用品也極感缺乏。新華商店為照顧群眾需要，特組織三個貿易小組，趕上毛驢，馱上土布、毛巾、襪子、棉花等物品，送到群眾門上，賤價賣給群眾。毛巾每塊他們賣三千元，市價四千五百元；標準布每尺他們賣一千八百元，市價二千二百元；其他各項物價均比市價低。三個小組即已賣下貨款（不到七天工夫）暫五百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元，大部份都拆合糧食運回，其中換回了一部份小日月種籽，並同在五寨購回的小青糜子四石零七斗二升（公斗），共補缺乏小日月籽種的貧苦群眾，準備下了小青糜子及蕎麥籽三十八石五斗八升五合，正給群眾發放中。（王濟章）

各地反搶麥反抓丁鬥爭

忻縣

六月份以來，忻縣閻偽四出搶收麥子，狂抓壯丁及搶奪群眾，我民兵奮起保衛，打擊敵人。東地區七、九日，偽軍三十餘人到南張村搶糧，我民兵圍擊，斃偽一名。中寨同日，偽軍一部到外村抓丁，我民兵當即出擊，敵人無損傷逃回。敵人再來時，我民兵張英等奮勇抵抗，敵不敢前進。石家莊民兵張開和，在路上遭敵，先後炸傷敵人十二名。我地方武裝亦積極活動，先後殲滅敵人十二名。

汾陽

汾陽群眾反抓丁門爭同時開展，民兵、聯防、保衛群眾麥收。三泉鎮一帶，民兵已組織起來保護群眾，各村有組織的轉移，三區各村群眾已轉移到邊山，八區兩村群眾到邊山大小山各村，有三千多人。群眾於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分批向邊山轉移。南偏城王家莊，全家在搶收期中。

另外，駐汾陽閻偽部隊，六月十二日出動二百餘人，向三泉鎮附近村莊搶收麥子，被我民兵擊退；十七日，敵又搶石家莊麥子，我民兵打死敵人一名，繳獲長槍一支。

文水

文水百頃以上的麥田，業於六月上旬開始收割，左右當地群眾，二十二日於二十三日，群眾開會，決定搶收，五村搶收完畢。

方山龐家塔群眾 滅害虫保護山藥苗

（方山訊）最近方山二、三區發現「送飯老婆婆」咬山藥蛋，咬的厲害的已使葉子枯死。龐家塔土改工作團，於二十一號晚，召開了群眾大會，動員戶戶捉，人人捉，一齊動手，捉不了吃不成山藥蛋。但兩三天內群眾正在捕捉，捉不頂事，有些落後群眾，「認為是神氣」，捉不捉不頂事」，迄今未動手。工作團同志一面進行解釋，一面帶群眾捕捉。有些群眾捉的很細緻，把「送飯老婆婆」捏死，又將下到山藥蛋背子上的黃色卵捏死。有經驗的老漢說，這辦法很好，能澈底除害，不然幾天卵即變成了蛹虫，鄉就會有數不清的虫，一兩天即可把山藥蛋葉完全咬光。三區去年山藥蛋就是損壞了的。（李增芳）

朔縣細水村 解決了口糧籽種困難 搶種破荒地四十垧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細水村在附近機關幫助下，抓緊搶種，使敵佔區生產。該村位於井坪到朔縣大路上，經過敵偽長期蹂躪，破產極慘，全村三十六戶，有可耕地五百多垧，去年只種二百垧上下，大小牲畜已沒有一個。今春政府貸給該村糧食七石、布七疋，解決了群眾一部份困難。至六月上旬落雨之前，已下種二百垧上下。但群眾口糧、籽種困難，同日全體選，公安局即派人前往幫助解決，並從附近機關抽出毛一石，換成蕎麥種籽，送騾子二匹、馬一匹，交給群眾種。又從附近兩村分回清算地主的糧食十三石、大牛二隻，清算了一個，朔縣一個布四十疋，以二十七疋買回耕牛三條。落雨後，公安局即組織了十二個日犯人和十多個戰士，自帶口糧，並向駐村借出兩頭牛，前去幫助。連上全村群眾的牲口，一共組織起七犋，前後七天，搶種上破荒地（已荒蕪數年）四十多垧。現在麥已出苗，另準備在非壩地的蕎麥和蕎麥種籽，等十多次雨後下種。（陳向）

靜樂四區區公所 馱上布疋 換小種籽

（靜樂訊）四區區幹部按中心村分別領導補種檢種，為解決籽種問題，區公所派組設助群眾，馱布二十五疋，到寧武三區去換小蕎麥、小糜子。三區公級中有集中的小蕎麥一百多石，決定群眾去換，關於溝工作團同志引上老鄉，晝夜趕到三區換回了五石，準備及時前，把荒地全部種上。（忠仁、益出）

（岢嵐訊）此間×旅部守處抽出小蕎麥公斗四石二斗（從得日節約二兩小米中換來），幫助貧苦群眾解決換種中種籽的困難，經群眾民主討論，已分給了十三戶貧苦農民及二戶貧苦抗屬。此外，該處又送了貧農程拴柱馬一匹，幫助他今年翻身。（新民村通訊小組）

×　×　×　×　×

寧武三岔村 農會組長劉五牛自私自利 受到群眾的批評教育

（寧武訊）一區三岔村貧農趙丑女、劉二仁等批評農會組長劉五牛的剝削自私思想。該村群眾六月中向地主典六日要出欠款二百餘萬元，買了五石小麥籽，計劃分給貧苦抗屬及貧雇農耕種，劉五牛已的地本已種上，他也要分兩垧地的麥籽（一小斗），遂引起了貧農趙丑女等的反對，在會上，對他自私，加以嚴格批評。劉五牛分春多分了地，自己種不了，用四斗租子租給窮家莊貧農李喜全兩垧。貧農們尖銳指出這是他「借劉五牛」「才丟了討吃棒，他又打討吃的。」在春天貸糧時，貧苦抗屬趙根貸了四大斗，他就貸了五大斗。這次又要多分麥籽，多分吃虧，這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還要剝削別人」的思想。「咱們反對地主剝削，你又剝削咱們農民來了。」經大家熱烈討論後，劉五牛承認了錯誤，退出了多分到的二斗糧，叫租給李喜全的兩垧地，不能收租。這次也不給他麥籽。劉五牛在會上承認錯誤，決心改過。（楊久良）

孫科在狗急亂叫

陳瑾昆

孫科是中蘇文化協會會長，以前還裝做民主進步的樣子，現在因為蔣介石升了官，做了所謂國民政府副主席，居然跟隨蔣介石和蔣介石的其他走狗一同狂叫起反蘇反共來了！就是因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要垮台，走狗們也要跟着滾蛋，蔣介石和走狗們，正在向他們的美國爸爸喊救命，孫科自然也要跟着喊救命。孫科公然說道：「打倒再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倒共黨」，一在軍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終歸可以解決」，還在現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可算得是堅決主張「剿共」「剿匪」的代表人。孫科是真信蔣介石有此力量嗎？不，恰恰相反。孫科為甚麼要如此說呢？且看他對「美聯社記者」所問的答詞：「我們要向美國呼籲：叫他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強經濟援助中國」，當然軍事援助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相信：除了軍事援助以外，美國還可以「用其他方法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孫科這次招待中外記者，執行蔣記政府宣傳者的任務，說了滿嘴的反共反蘇的話，完全是向美國喊救命，是要美國記者把他的話傳過去，惟一要他們傳過去的，只是上面的一段話，其餘的都是陪筆附文。

誰都知道：美帝國主義要幫助蔣介石，不能專靠「軍事援助」，這也只是說：美國不能拿大批本國軍隊替蔣介石「剿共」，實際它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也是很大的，除了由少數部隊實際參加作戰而外，蔣介石現在進攻解放區的軍隊、軍火，差不多都是美國裝備的、供給的、運送的，也還有是美國教練的，甚至現在替蔣介石指揮作戰的日本第一號戰犯岡村寧次，也是美國提拔指使的；使美國人當志願軍參加作戰，和從前幫助德國一樣，也就是孫科所呼籲的其他方法的一種；不過美國現在干涉歐、亞、非各國內政的一律作風：是「經濟援助」，尤其對中國，杜魯門和國務院與馬歇爾將軍，都主張給他經濟援助；除了以前的數十億美元而外，杜、馬在去年底，又說還要參加援助，五億美元，早已準備好了，也已經成為要價。蔣介石是病在垂危時候，安得不「呼籲」美國趕快打強心針！為甚麼他方法已經用得不少：撥給共軍除如何如何，某幾個手如何如何日的外，周邊境事件如何如何，還美國還不像蔣介石那樣急，只得又放出要與東北命的謊言，看見美國還不像蔣介石使他的走狗出來求美國救的吝氣，跟着就又使孫科以所謂「國民政府副主席」的資格，再行中央社和新聞局喊救命的任務，除了反共而外，主要的還說甚麼是「對新世界之危機已發出警號」，一新世界大戰已在醞釀中，尤在中國東北關內，此一警號已引起國際間之重視」，把問題焦點，就是蘇聯共產黨有放棄世界革命的主張；……把握機會，發展共產主義的理想，實際上也就是說了共產主義的統制」，一談到今日西方民主國家，不拔問題根據以實施最為強大，也惟美國才可以與蘇聯抗衡，可惜過去美國對於重建世界和平，是心有餘而認識不足，……」等等，這些話都是為的一向美國呼籲：叫他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強經濟援助中國，用軍事援助以外方法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又怕呼籲不能立時靈驗，最後又說：「美國反響冷淡，即將於對中國放棄，是在中國之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政府將重新考慮態度」，一面求乾爸爸救命，一面向乾爸爸撒嬌，真是可憐已極！可恨已極！可恥已極！簡直和蔣介石一樣：毫無心肝，毫無人性，中國人中何不幸有此不肖之敗子！何不幸有此不肖之敗類！孫氏門中又何不幸有此不肖之敗子！

其實孫科是和蔣介石一樣：做得太笨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嚷防共防蘇，喊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還給了全世界人一個大教訓

（下接第三版）

冀察熱我軍九個月中 斃傷俘敵一萬一千

（新華社晉察冀二日電）冀熱察軍區司令部頃公佈自去年九月至今年五月戰果如下：共作戰二二一次，斃傷敵六千八百三十三名，俘敵四千二百三十一名，總計斃傷俘一萬一千零六十四名。繳獲各類型砲四十九門，輕重機槍一百三十三挺，長短槍二千八百零九枝，各種子彈三十一萬三千餘發，砲彈一千一百九十發，戰馬一千二百餘匹，電台十一部，汽車六十輛，摧毀碉堡一百一十座，擊落飛機一架。

太岳全區民兵 一年來殲敵一萬一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太岳人民武裝自衛總會於「七一」公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全區民兵一年戰果稱：一年來，民兵作戰六千六百十一次，擊斃敵六一旅一八一團團長以下二千六百二十六名，傷敵二九師二零七團副團長以下四千六百零八名，俘敵保五團團長張洪德、副團長樊鄭[illegible]以下四千六百二十七名，共計殲敵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名，繳獲迫擊砲兩門、小砲九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一百一十挺、擲彈筒二十六個、長短槍二千四百五十八支、衝鋒手提式槍及匣鎗二十四支、子彈二十一萬八千二百發、手榴彈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顆、地雷一千三百六十二個、電台兩部、戰馬一百三十八匹、糧食六萬三千八百七十斤、蔣幣一千三百四十八萬元，平毀碉堡二百十二座，破壞飛機三架。

冀魯豫地方武裝 梁山東北殲敵兩個營

唐山以北我一度攻克窯瓷區及紡紗廠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遲到）冀魯豫地方武裝一部，於上月二十二日在梁山（鄆城東北約四十餘里）東北之鵝鴨廠，殲滅蔣軍五五師二十九旅八七團一三兩個營全部千餘人，斃傷敵三百餘，俘敵八百餘名，繳獲甚多。

（新華社晉察冀二日電）（遲到）冀東人民解放軍一部，於上月二十日一舉攻克唐山北十里之重要窯瓷工程區東西缸窯及其附近紡紗廠，繳獲甚多。該部人民解放軍於完成任務後，即安全撤出。

蘇北七千群衆 破壞通榆路六十里

（新華社蘇中二日電）蘇北阜寧、上岡間六十里（南）通（贛）榆公路，已被兩側七千餘羣衆徹底破壞。通榆路為縱貫蘇中蘇北、長江北岸直達山東的交通大動脈，亦為蔣軍分割蘇北五、十一兩分區的封鎖線，經此破壞後，該兩分區在六十里長寬長地帶通行無阻。

昆明點滴

「六、二」昆明學生遊行時，南屏街各銀行門口牆上均有以油漆塗寫之巨幅標語口號。次日，中央銀行川了職員加倫汽油始洗去，但油漬難去，字蹟尚可看見。正義路水泥路上書有「反對武力統一」標語，字大五尺餘，極引人注目。

遊行學生行抵南屏街時，路上倒臥一老乞丐，宣傳隊即在老者身旁書寫「飢餓飢餓」四個大字，老者感然點首，似表感激之狀，參觀者亦唏噓不已。

蔣記滇省府於學生遊行前，會電令雲南大學當局勸阻學生遊行，否則由學校當局負責，該校當局遂於二日晨將校門緊鎖，後經學生向校警說明遊行目的，並由多數學生聲明，一切責任由同學自負，校門始啟，翠華校外之各校學生，乃得入內集會，並於會後舉行各校聯合大遊行。

蔣記滇府上月派吏至永豐鄉催收歷年欠賦，將交不出之農民趙湘田、李應[illegible]拘押解縣，沿途不予飲食，且加彈鎗手銬，一路鞭打，即將趙湘田只行一日打致死，李應[illegible]迄今生死不明。

被解佣工湘人聶樹森，以無法謀生，於日前往西城門投河自殺，被人救起，返家復吞鴉片七錢自殺，亦經救治，幸未喪生。五月三十日，又以皮刀一把第三次切腹自殺，經告斃命。

物價高漲中，有一名保桂者，於五月三十一日中午手持大馬刀一把，衝入南屏街濟康銀行經理室，向該經理云：「沒有飯吃了，請借五十萬元救急，五十萬元在你們算不了什麼回事，要多，又恐怕說我搶銀行」。該經理佯裝答應，扭室，喚二行員將保桂綑住。連日報載：市區及郊外搶案叢生，如關兩路「女匪」搶人，拓東路十六號大雨中被搶，市郊一日被劫商車六輛等，多至不可勝記，蔣記滇省府亦為之惶恐，命令市府自四日起「清查戶口」。（六月四日寄自昆明）

東北新華總分社電務部 機務主任甘正同志殉職

（新華社東北二十九日電）本社東北總分社電務部機務主任甘正同志，於本月二十七日零時四十分，奮身修理發報機故障中，不幸觸電殉職。甘同志由本社派赴東北，任該職年餘，在機務和政治方面進步甚速，貢獻頗多，今竟突遭不測，實為我新聞戰線之一損失。總社及東北總分社全體同志聞訊，莫不同聲哀悼，總社並特電甘同志家屬致唁。

蔣區災荒蔓延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蔣區災荒蔓延。冀省蔣佔區，由於蔣政府之無限搜刮，形成有地無人耕的慘象，加以春天大旱，夏麥苗枯死，秋禾無由下種，現已赤地千里。據蔣記官方統計：其佔個區內，飢民已佔十分之七，而蔣政府仍將勒索軍糧二十九萬石。鄆東、鄆北廣大地區，在徵糧徵夫之常袭及蔣記土劣之無饗剝削下，鄉間已十室九空，餓殍與自殺者比比皆是。綏遠河套的臨河縣及沿黃河的薩拉齊等若干縣份，原為該省富庶之區，因苛雜奇重，如薩拉齊少溝門孫門村，每畝產麥七八斗，而負擔軍糧每畝竟達一石七八斗。另如負擔蔣軍燈油，該村每夜供給到三十二斤。加以到處抓丁，青壯四散，現已田園荒蕪，餓殍載道。再由於蔣政府之不修堤，且致廣東水災達七十縣市，約佔全省一零三縣市的十分之七，廣西水災五十縣，佔全省九十九縣市的大半，台灣之台中竹縣等，亦遭嚴重水災，湘省西南途川水新一帶及鄱陽湖東岸各縣，皖東、皖北、川西、川北、豫北、安徽東南部、遂寧南部，由於蔣禍及天災，均哀鴻遍野，人民已以草根樹皮為食。

陝甘寧出現流動合作社

解決戰時農村日用品困難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適應戰時需要，堅持當地，解決農村日用品困難的陝甘寧合作社，已在延屬分區安塞、延長二縣出現。安塞生產合作社，自戰爭以來，已銷售[illegible]食鹽，以及布四百丈，[illegible]為主。門市部以外，並持貨深入各區及沿河、二三區各村，且招安及四區武洞一帶，五月初食鹽二萬三千元一斤，該社仍按一萬二千元一斤售出，穩定了市價。[illegible]已獲利七千萬元以上。延安縣河莊區合作社亦以四個幹部經常供給著布疋、洋火、針線等日用品，出入於蔣軍侵佔之邊沿地帶，到處受到歡迎，該社並統計羣衆所需之食鹽數目，由合作社專派牲口，馱往供給。

青島美軍做賊喊捉賊

盜竊物資出賣反誣賴華人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據青島民言報載：上月三日，有青島美軍第十一倉庫長福爾克斯及司機康來爾等，盜竊美軍第十四倉庫上等軍用香煙九十四箱、製鞋二大卡車，秘密售與蔣記商店檢驗局技師劉煦銀。四日，美軍四人於夜間各押卡車一輛，又盜去青市聯總倉庫之帆布篷一百二十個，駛往威海衛大豐木廠售出。兩項被竊物資，共值七億元之鉅。不料事發後，美軍司令部竟誣兩項物資為華人所竊，已迫令蔣記警察局，限其三日內破案。

六塘河畔沭陽某村堅持對敵鬥爭

成為反蔣橋頭堡壘

（新華社蘇中二日電）蘇北六塘河畔沭陽縣劉集區某某村，半年來堅決與「還鄉團」鬥爭，成為六塘河畔反蔣橋頭堡壘，守住全區河防大門。去冬沭陽、宿北保衛戰時，該地為敵重兵盤踞，全村耕牛損失達三十三頭。蔣軍主力北竄後，鄉區民兵主動出擊，該村漸轉為游擊區，但羣衆仍害怕「還鄉團」夜摸，紛紛遷往別區居住。經開展羣衆性的說服工作，幹部挨戶訪問撫慰，寫信勸歸，勞動英雄韓新和一人就說服十九人回家，一月中，回來三十餘人。當時，羣衆還害怕，無心生產，三月二十七日，「還鄉團」過河搶劫，民兵即支持被搶戶，向「還鄉團」家屬索回賠償，羣衆鬥爭信心大大提高，都說：「只要八路在就有依靠。」春耕時，缺乏耕牛，又害怕敵乘機搶牛，領導上通過羣衆討論，一面即提出敵人打死一條牛叫他賠兩條，打死一個人要他賠十人，向「還鄉團」家屬提出警告，一面組織鄰近各村八十餘條牛，一天就將百餘畝春田全部耕完。至此，羣衆自動要求組織武裝，於是組成精幹武裝，並組織三個打更隊，整天在麥田守望。五月中旬，敵二度夜襲，均因戒備嚴密，未受損失。現該村武裝較前發展一倍，新麥登場，羣情高漲，紛[illegible]彈藥，以鞏固此一橋頭堡壘。

楊祿奎家屬 撫卹問題圓滿解決

（新華社山東一日電）駐煙聯總職員汽車輾死之車夫楊祿奎家屬撫卹問題，已告圓滿解決。六月十七日下午三時，煙市市長姚仲明與聯總由滬派來處理此事之法律顧問韓理琪以及聯總駐煙代表李普爾，假外事辦公處舉行第三次談判，商談關於撫卹死者家屬問題。姚市長首先聲明處理此事，應切實保障人權，並照顧人民對聯總之友誼。韓聲明：「撫卹金本應按死者家屬生活費、子女教育費計算為合理，但為增進與聯總之友誼，可以死者每日拉車收入附加副業所得數，為撫卹金額」，韓、李二氏表同意，即以拉車收入千元為標準，外加副業收入百分之五十，按五十六個月計算，共合北幣二百五十二萬元，另外賠償毀洋車費三萬元，雙方當即簽字。談判結束後，撫卹金已由煙市政府轉交死者之妻楊張氏。二十二日，市總工會會長路唐寬特邀請社會賢達，幫其善後安家。

（上接第二版）

：知道這是野心家禍害了本國，禍害了世界！美帝國主義份子，雖是又在喊防共防蘇，喊第三次世界大戰，但在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對這種戰爭販子是非常厭惡，他們也不敢像蔣介石和孫科一樣：說得那樣露骨，要立時由歐亞兩方面準備，尤其要把中國作為美國戰略基地，如果美國將東北放鬆，「可能引起又一次的世界新衝突」。這真是狗急亂叫，做了天下第一號笨蛋！美帝國主義份子，是何等心驚手狠，他們早已抱定主意，要使中國成為菲律賓第二，豈要等你孫科和蔣介石來挑撥提醒嗎？它對蔣介石如此幫助，[illegible]幫助運兵去東北，豈是真正愛護蔣介石！豈是像孫科所說：「心有餘而認識不足」！所以我們全中國人，孫科所說的「我們」以外的我們，是另一看法：以為「問題焦點」，不在於美國對蘇聯國家「認識不足」，而在於美國對中國人民認識不足！蔣介石有那多的地方和軍隊，又有美國那多的幫助，何以從去年七月全面進攻，十一月之中，一方愈打愈弱，他方愈打愈強？原因是在一方失了人心，他方得盡人心，換句話說：蔣介石之所以愈弱，是因為他沒有人民力量；解放區之所以愈強，是因為它全是人民力量；中國人本是歡迎美國的，到了現在，反而痛恨美國，這也從無數次學生和其他中國人民反美風潮，就可以看出！現在我們全中國人，不是像蔣介石和孫科「向美國呼籲」，而是向美國警告：以前那樣幫助蔣介石，救不了他，以後更救不了他，只是更增加了中國人民的怨恨！這不是對世界有危機，對蘇聯有危機，只是對美國有危機。孫科本是太子派，又是西山會議派，在蔣介石眼中，本是一文不值，在中國人眼中，也是不值[illegible]，不論孫科[illegible]，[illegible]「統一」、「防共防蘇」，完全是與張作霖、汪精衛等喊的「統一」「防共」一樣，只是勾結外國，維持獨裁的一個口實！毛主席早已說過：[illegible]各黨各派的民主聯合政府，[illegible]實行民主的改革，[illegible]與各民族自由聯合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illegible]世界和平與進步的[illegible]使中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道路！蔣介石走了二十多年，[illegible]只是使中國幾乎亡國，[illegible]孫科和蔣介石[illegible]，[illegible]何在？由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判斷好了！我是以中國人民說話，真理[illegible]

尋人

周一[illegible]

胡[illegible]

高同志：[illegible]

郝秋兒：保德人，十歲，參加[illegible]

許同志：[illegible]

孫志國同志：[illegible]

窮老鄉拾糧

耀嵐

麥開鐮後的第一天，一批從自衛前線回到後方學習的人民戰士，到窮地去幫窮老鄉拾糧。

分配到口水村的共有八十四勞動力，還有騾子五頭，當天晚上就和羣衆商量着第二天幫助對象。

這村有土地一萬三千多畝，因天旱，種上的不過三千多畝，才佔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尤其貧苦抗屬和沒牲口的貧苦農民，種的更少，有的窮一犁未動，需要很快幫助換種（這就有四十餘戶，土地八百多畝）。村幹部研究抽借了一些農具，但牲口太少了，在討論中，同志們提出要求以人代牲口，拉犁，拉耙，一犋[illegible]人干。

第二天早飯後，十四家貧苦抗屬的土地上出現了我們一組一組的同志，他們四個人拉一張犁，三個人拉一張耙，播種，都很起勁。

中午的時候，老鄉們送來了些蒸莜麵和高粱麵烙的餅子，熱情的招護同志們吃喝，再三要同志們歇一會。同志們給老鄉解釋說：「咱們就是只有十來天了，才下了一寸雨，早翻一天是一天，多翻一犁是一犁啦！」於是他們調換着喝口米湯，和犁仍不停的鋤播着。

天到上午了，太陽熱烘烘的晒着，同志們赤着脚，褲腿捲的高高的，在「晴吃晴吃」的拉着，大部分戰士沒有草帽，有的裹塊手巾，有的光着頭，汗珠不住的往下淌，但沒有一個人表現疲勞，說說笑笑的拉着，翻着。直到老鄉們再三再四的催促回響，才打上犁，稍回村裏來。

老鄉們說：「我們實在過意不去，咱提上犁，叫同志們拉，飯也不吃一口，這怎能！」同志們給老鄉解釋着：「老鄉，咱是應該的，我們吃的穿的，那一件不是老百姓的？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子弟兵。……」

這幾個拉犁小組，三天共耕地一百二十七畝，下種近五十畝，最高的紀錄，一個組（八個人）一天耕過五畝多生地，另一個小組耕了六畝「整地」（去年耕過一次的）十個人輪流拉的小組，一天下種過一二十一畝地。

老鄉們在稱讚着：「要不是同志們幫助，這了節也種不上。」

但是他們對同志們也有意見，那就是怪同志們太客氣，他們說：「喝去口米湯硬不喝，烙多餅子硬不吃，我們可不滿意啊！」

舅舅和外甥的故事

黃添錄

一

[illegible]有個地主叫趙林，爺爺在世的時候，家裏有三百垧土地，常年僱着四個長工，還放賬吃利，是個大大的剝削鬼。趙林出生剛剛一個多月，他父親賭博輸了很多錢，在他爺爺那個財主眼皮下，措不出血，氣不得上，還得上吊死了。趙林長到十大幾歲上，他爺爺也死了，家裏雖然留下很多土地財產，但這個吃人的小狼，照應不了，有些衰敗氣象。

二

趙林有個舅舅叫趙成娃，是個獨身漢，給人攬工整整三十多年，手頭積蓄一百多塊血汗錢。他想到趙林是個外甥，比對[illegible]的許保和[illegible]夫的主人還要親一層，自己把他扶持大了，他又是財主，還不能望我個老，說不定還要給我祝壽掛匾呢！於是他就把自己血汗賺來的百多塊銀洋，幾石糧食，全部交給了他的外甥，並在他外甥家裏不知白天黑夜的受着，常年見到他身上披着件爛衣服，夏天寒衣不遮體，冬天總是披着他那件爛羊皮襖了。

趙林長到二十大幾了，每天太陽還不晒熱屁股不起來，大吃二喝的過日子。他舅舅卻天天在地裏受苦，有時還到偏關城裏揹炭，家裏沒水吃了，趙林從來不肯去挑一担，總要等他舅舅從一百二十里路外揹炭回來，再去挑水。是外甥坐着吃，舅舅往死受，「主」「奴」的界線，比白紙上寫上黑墨現清楚。

成娃忠心耿耿的受到第十八個年頭上，把趙林供養的成了個壯漢了，趙林的家業也依靠這個忠實僕人保存下來了。

到了民國三十三冬天，成娃一來因勞成疾，二來上了年紀，牛毛力盡，到了幾大無人扶持，只點點的死了。老漢臨死時候，身上披的仍然是[illegible]來穿了幾十年的那件破皮襖。

三

趙林自失掉了這個忠實長工，又碰上新政權的光明世道，他的好夢也就破了。前幾年他還雇四十來垧地，僱着一個長工，自己不勞動，[illegible]卻在，他怕羣衆清算，故一面把[illegible]「黑地」[illegible]，小[illegible]好石窯住土窯，穿的衣服比[illegible]些粗。可是吃的卻[illegible]是一樣[illegible]皮，皮不好，羣衆說：[illegible]內好。[illegible]三道[illegible]對人，[illegible]喲！不能啞[illegible]，往往[illegible]別人，借了[illegible]僱不算，他不勞動，[illegible]的羣衆[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羊，一到山[illegible]，[illegible]趙林[illegible]擋土地改革的[illegible]呢！

一個鬥爭大會剪影

曉蘭

在中陽乾村羣衆鬥爭地主惡霸武彪鑑的大會上，出現了一幅生動而有力的[illegible]。其一是模擬四個地主惡霸的罪惡事實，寫成許多張大字貼在牆上，羣衆看了，引起內心的憤怒。例如其中有一幅武彪鑑剝削逼害貧農來成的連環畫，寫着：惡霸霸佔了來成的家產，逼害死來成和來成老婆的受苦經歷……在來成的[illegible]前，來成的老婆毛氏和兒子保大都站在畫的旁邊，邊哭邊說，另由一個人指着畫給羣衆解說來成家被逼害的悲痛經過，羣衆都[illegible]的看着，聽着，[illegible]和憤怒着。

地主惡霸武彪鑑的兒[illegible]，畫在另一面牆上，旁邊又寫着話句：「一心要剝窮苦人，二毛不會去勞動……九坐[illegible]窩人，實是一個寄生蟲。」人們看的火了，千人指着罵着，把畫像也弄成一塌糊塗了。

其二是把地主惡霸藏匿了的糧食，[illegible]和生銹及起了白皮的銅、鉛，都展覽在大院裏，識字的人翻看着賬本，不識字的人要別人念給他聽，大家都在議論着，咒罵着。貧農高三滿說：「我不識字，可是那些[illegible]和東西，賬本，我都記住了，保大爹死的那號慘，我記的更牢。」

此外，還在牆上畫了一張山西形勢圖，羣衆看了都高興[illegible]說：「漢奸閻錫山成了水甕裏的王八蛋，甚時想吃他的肉就撈出來宰了他。」旁邊一個老鄉說：「他的那臭肉還能吃？」

太原敵後戰鬥故事散記

飛雁

太原市西南的太原縣境，是閻匪統治很嚴密的地區，敵人在這一地區配備的兵力也較多的地方。太原縣城是太原市外圍的[illegible]據點，我們的武工隊從去冬到現在，一直在這裏和敵[illegible]一起堅持敵後的鬥爭，不斷的勝利。下面記錄武工隊的幾個戰鬥小故事。

一、武工隊的剃刀突然伸到敵便衣胸前。

三月底，太原縣邊山[illegible]化溝趙家山附近的敵人武裝便衣，兵[illegible]其中有兩個排長，[illegible]一枝[illegible]手槍，還帶了幾個手榴彈，[illegible]。[illegible]

二、敵兩個兵力只截住了武工隊員失落的一隻鞋。

[illegible]

三、武工隊命令敵人的班長轉開大門

[illegible]

廉潔的侯與仁

衛生處侯興仁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入伍，一向就在生產部門工作，很積極艱苦，從沒提出過什麼個人要求。他的被子已很爛了，去年經民主討論給他發個新的，但被他拒絕了。他說：「我的被子還可以蓋，先給別人吧。」大家一致認爲他這種廉潔奉公的[illegible]

[illegible]（王文、建高）

地主醜相種種

興縣五區裴家川地主裴紹海的門被羣衆封了，裴的老婆竟偷偷的搬出一些東西，羣衆發覺後，即緊跟追問，她還想抵賴，被羣衆當場[illegible]，她就一邊向黃河邊跑去，一邊說：「我要跳河了，不能活了！」當時，她[illegible]和地主數十羣衆也不容理她，結果落個沒趣，走到河邊又打了轉身。

臨縣[illegible]大地主郭利修的父親，亦曾以跳河來威脅羣衆釋放其被押的兒子，由羣衆絲毫不加理睬，他從河邊轉回來後，還解嘲地對[illegible]說：「我想死了，老百姓還是要清算的，死了怪不值得，所以我決定不死了。」

[illegible]